

• 台湾 •

廖辉英 ◆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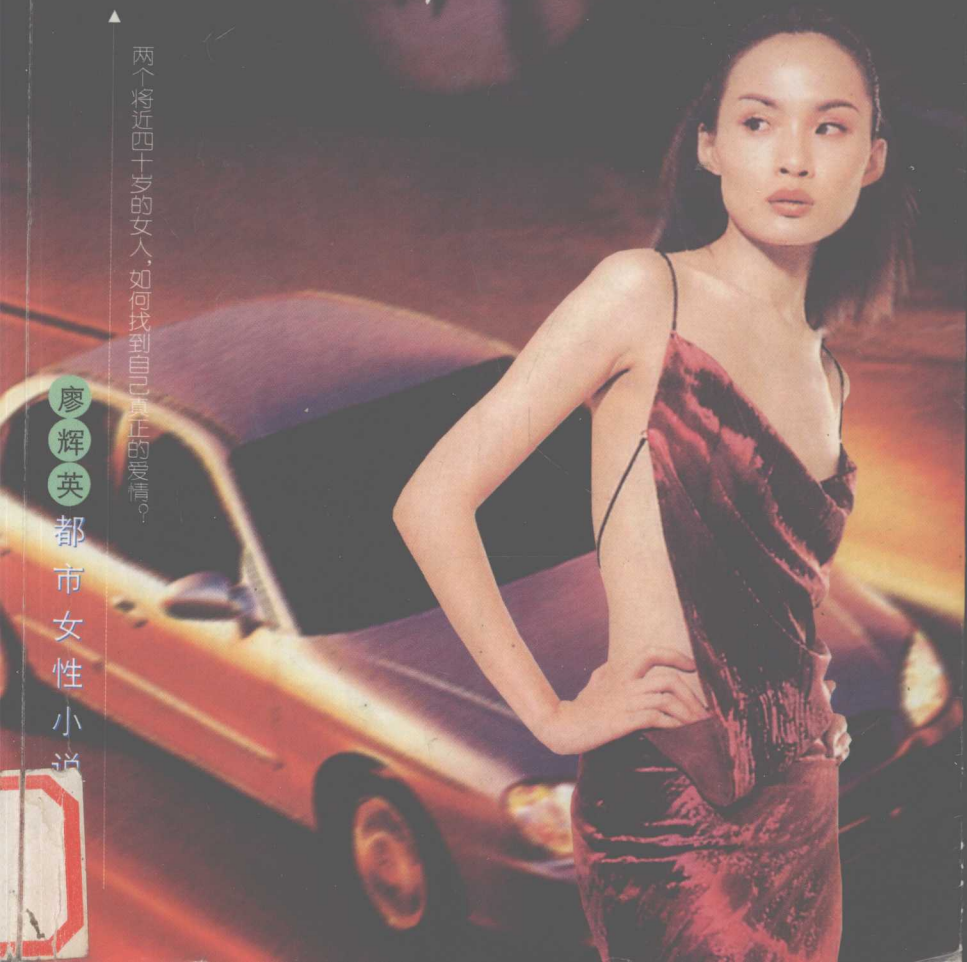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爱情良民

两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，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的爱情？

廖辉英
都市女性小说



愛情良民

台灣

廖輝英 著

海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良民/廖辉英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0. 3
(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)
ISBN 7-80640-379-5

I. 爱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5586 号

版权登记号图 13-2000-02

爱情良民

廖辉英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

(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 39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379-5

I·297 定价: 13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爱情良民

作者简介

廖辉英，台湾省台中县人，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从事传播工作十余年，被誉为杰出的广告创意人员。现专事写作，曾获联合报、中国时报小说奖。公认是最具现代感的小说作家。最近专注于百年来台湾社会的发展，关怀层面更深广。作品多部改拍成电影、电视。曾获金马奖改编剧本奖。著有小说、散文集四十多部。

内容 简介



两个事业杰出的女人，分别爱上别人新婚不久的丈夫。她们有身为第三者的无奈痛苦，也有偷情者的欢愉，但那两位妻子却用将近十年的青春来阻挠、报复。等到阻碍消失，满心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哪知男友却另结新欢。两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，在青春已逝，又惨遭背叛的生命谷底，要如何才能反败为胜，找到自己真正的春天？

说说几句题外话

廖辉英

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、跨足千禧年的今日，女人谈起自己的情欲和身体，仍然是羞涩、忸怩、带点罪恶感、瞻前顾后又有些儿诡谲气氛的。不同于事业的拼搏和能力的发挥，女性的情欲，在阳光底下，依旧遮遮掩掩。

为什么如此呢？今天，有多少女明星大拍写真集，有些虽号称“健康写实”，其实无非都极尽挑逗、性感、暴露之能事，有些甚至都有露点的表演。女性，对她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许不愿自专，觉得自豪，甚至觉得可以作为牟利赚钱的工具……无论如何，女性身体虽仍没有完全解放，但是至少某些女体在今天，是可以让女人昂首挺胸炫耀于众，而不必再像千年以来，除了近代一些艺术家偶然的歌颂之外，女体在一般时候，都被拿来与污秽不洁、阴湿隐晦等同齐观。

而女性情欲又如何呢？

女性情欲一向都是被压抑的，这种被压抑的痛苦，几千年来没有松动过，男性以自己的情欲为主体来描述女体，最著名的是房中术和缠足；而女性情欲则永远

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湿禁忌，因为贞节牌坊表彰的，往往正是那些不敢、不能、不懂、不知，又不闻不问自己情欲的女性。换言之，在男性社会体制下是没有女性的声音、位置、感觉、自我的，当然更不用说那什么情欲的了！

女性如果敢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警戒，那可要下十八层地狱，遗臭十八代甚至一百八十代了。君不信，且看看潘金莲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不肯屈从主人的淫威，被迫下嫁武大郎，进而在王婆设计好的圈套里，和西门庆苟合，再进而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已然知情的丈夫！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武松寻仇而来，她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生命，成为中国稗官野史上永远的娼妓淫妇！永远的女性殷鉴！

一个女人，怎能有自己的感觉？怎能注视自己的身体？又怎能坦然面对自己骚动的情欲？女人不是一向被要求顺从吗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还得从子。女人只有顺应男人的情欲，做配合的工具，男人给什么，女人就接受什么；男人要什么，女人就给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！

然而，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，却在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后，连带也带动了女性情欲的苏醒。而走在社会脉动之前的女性书写者，很自然就大胆地探测了这个领域。可以说，在注意到女性的命运、女性的弱势、女性的地位、女性的权益、女性和男性的对应新关系之

后,女性身体的免于被侵犯,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自觉,自然而然就成为演进中被普遍注视的新题旨。

身为一个跨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观察者和女性书写者的我,正是用这女性的心和眼,在文学的领域中书写女性。而所有我小说中的女性情和欲,事实上没有一件是能单独审视的,必须透过我所等同描述的当时当地的背景,两性对应、社会形式、经济因素、女性自觉、女性友谊、各项女性支持条件和迫害因素等等一起观察,才显得肌理丰润、有骨有肉。也因此,这些小说尽管情色俱足,却无法用情色小说来界定和界限,我想,女性断代小说庶几可以算是吧。

第一章

电话铃声再次将他们惊醒，一切只好被迫中断……

她看到他拿起话筒，“喂”了一声，表情即刻大变。

上午十时三十分，水又明进入大通公司，透过服务台通报，很快就被延入会客室。

正如一般公司的会客室，此地布置素雅，白色粉墙上，只挂着一幅高更的复制画，强烈的色彩，抢尽人们眼光。

水又明眼前放着一纸杯茶水，空气凝重，是等待未知的不安。

约定时间应该是十时四十分，所以这段空档不算白等，水又明借此安定自己的情绪。

今天她穿了一袭粉桔色的合身套装，裙长及膝，是一种保守而安全的穿着，既不失妩媚，又保持了几分权威和端庄。西装领、单排扣，里面衬着白衫。样式简单，剪裁合适，做工精细，一直是这些年她穿着的原则，在这个行业，在这个职位，三十二岁的女人，并不是那么可以随心所欲的。

“对不起，水小姐，总经理请你进去。”坐服务台的小姐面带笑容推门进来，站在门边等候水又明。

水又明轻轻站起来，不着痕迹地拉拉裙子，微吸了口气，跟在后面走出去。

印象中走过一小段透明隔间的办公室，对她这种经验老到的工作者而言，压迫感不算严重。大通公司称不上是大公司，顶多算是中型公司罢了。不过它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却是业界数一数二的。

总经理室也是透明隔间，里面放置一长一短两张沙发，玻璃茶几上放置着一盆仙人掌科小盆景，意料中也是意料之外的，还摆了一个烟灰缸。

一屋子的客人，不，是感觉上像是一屋子的客人，水又明很快算了一下，一共四个人，好像在争论什么似的，即使隔着距离和玻璃，也感觉得到那种热烘烘的气氛。

“总经理，水小姐到了。”接待小姐推开玻璃门，用一种差堪听到的声音通报。

人群中一个瘦高个子抬起头来，不太确定地看了一眼水又明这边，推推金边眼镜，似乎终于想起什么，喉咙里咕噜一声，对着其他四个人说道：

“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讨论。”

三个大汉露出心知肚明的表情，鱼贯走出总经理室。

瘦高个子看着水又明，思索了一下子，终于开口：

“请坐。”

水又明就近坐下，颇有兴味地望着瘦高个子，等他开口。因为她发现瘦高个子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凡事犹豫，她想看看他如何做开场白。

瘦高个子在水又明对面坐下，照例想了一下，才说：

“你知道，我们正在和 W·T·W 谈论合并，不，也算合作计划，这种 Know how 合作，讲究的是双方持股比例的分配，为了增加谈判条件，我们必须提出公司过去的业绩、人才、声誉等等，这就是找你来的原因，对了，我应该先自我介绍，我——”

“夏总经理。”水又明微笑接口。

夏力微愣了一下，决定不在这枝节上多费唇舌，因此接着又说：

“我们目前的差距蛮大的，对方出价是资本额的七倍，可是我们却认为大通最少值十五倍以上，所以积极准备提出第二次协议案，你就是我们这次协议的最重要武器——当然，还要看水小姐的意思。”

水又明以一种坦然与心照不宣的表情望着夏力，语气一样坦白：

“这不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？”

夏力对她的回答仿佛大吃一惊，支吾了一阵，才说：

“是啊，是这样。我……”

夏力的话才说了一点，他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，由于太专注的缘故，两个人同时都吓了一跳，夏力有点不好意思，推推眼镜，说道：

“我吩咐过他们电话不要转进来的……”

水又明做了个了解的表情，好让夏力起身去接电话。

“哪，是你呀……有一点……我正在开会……你可以自己去……”

夏力看了一眼水又明，有些着急、又有些紧张，压低声音对着话筒：

“等一下再说……大概要半小时……难道你不能……”

正因为夏力讲话遮遮掩掩，才让水又明觉得打电话来的人是个女的，而且和夏力关系应该非比寻常才对。水又明虽觉听到人家的类似隐私，有些尴尬，但也觉得夏力在这关卡上的处理方式，有些拖泥带水。这个人，竟还是大通的实际领导人……

“对不起，实在……”

水又明微微一笑，问道：

“女朋友？”

“嗯，啊……是我未婚妻，有点事……”

“办妥了？”

“也无所谓谈妥没有，”夏力突然像找到一个发泄口般，带点怒气地说了一大串话：“真不明白女人究竟

在想什么，本来很简单的事，一定得被搞成一片混乱，枝枝节节的一堆，让男人只想打退堂鼓——对不起，我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很烦……我不是说女人怎样，只是……”

水又明笑了笑，以一种无所谓语气说道：

“没关系，我不敏感。”

“可是，这样一来，又打断我们的谈话……我的条件是这样的，希望你考虑一下，当然，你必须先肯定我的诚意。”

夏力开始叙述他的抱负和做法，话里自然将水又明的工作和职位安排进去，水又明很仔细听了，发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吻合，心里便笃定起来，总算没有白来一趟，像她这种职位的人，随便与人会谈，最怕没有结果，那时候，流言就会满天飞，不知道将被说成怎样不堪，反正这一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

然后，夏力问了许多她过去和目前的工作，两人谈到共同认识的人、厂商、事件，相当难得的，居然脾胃相同，两个人欣赏或嘲弄的对象，几乎完全一样。

话一投机，时间就变成全然的不重要，两人原来设定的时间，此时完全失去意义，笑谈中，若不是再一次的电话铃声将他们惊醒，谈话不可能被迫中断。

夏力非常不情愿地起身去接电话，她也感到那通电话的不识时务和可恶，可是，电话就是电话，也许公司内部有人要找夏力，故意用电话打断他们，他毕竟是

公司的龙头，凡事都要他来裁决。

她听到夏力对着话筒“喂”了一声，表情即刻大变：

“怎么了？你没办法好？我不行啦……我的事情还没谈好……很重要的嘛，当然……待会儿我打电话，OK，就这样。”

夏力摇摇头走回来，带点无奈地说道：

“她不会再打电话来了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一定是很急的事，其实我们谈得也差不多了，我……”

“没事，只不过是房子的事，我叫她自己决定，她非得我……平常很多事她都可以……”

“要结婚了吗？”水又明问出口后，忽又觉得有些唐突，即刻住嘴。

“我们刚刚订婚，结婚的话，也许还要一阵子，必须看我这边的工作状况，你也知道，这是公司的关键时刻，成功的话……”

“是啊！”水又明露出理解的表情附和着，她看一眼夏力，识时务地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想，我该告辞了。”

“我们讨论的事……”

“我会认真考虑。”

“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，我是说……条件方面……”

“我会认真考虑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络？”

“下星期一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那就这样了，我等你电话。”

夏力站起来，向水又明伸出手。

水又明伸出右手和夏力握了握。转身离开。

她走得很慢，双眼浏览着玻璃隔间的办公室。不久的将来，自己也许会在这个办公室朝夕出入吧，那么，这些人，就是她朝夕要面对的人了，会是些什么人呢？她的办公室会在什么地方呢？往后的工作，应该和以前大不相同才对，是整个公司的业务——

“水又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沉思中的水又明，后肩部被大力一拍，又听到惊喜的喊声，知道自己一定遇到熟人，只是不知道遇上谁就是了。她很快转身，即刻失声低叫起来：

“方唯敏！怎么是你？”

一个剪着妹妹头、鹅蛋脸上一对大眼睛的女性，伸手扯住水又明的衣袖，又叫又跳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。

“天啊！别叫，别叫，全办公室的人都会看我们了！”水又明双手按着方唯敏的肩膀，脸上所有的表情都在警告方唯敏小声为妙。“你在这里上班？”

“我来谈点事情，说来话长——”

“有没有时间喝一杯咖啡？我请你！”

水又明看了下腕表，很爽快地答应：

“我今天上午是请了假出来的，有时间，我请客。”

“拜托！是我的地盘，别跟我抢。”

水又明一笑，说：

“恭敬不如从命，顺便请吃午餐吧。”

方唯敏笑了起来：

“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很会得寸进尺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我是不来半套的。”

方唯敏领着水又明往外走，一边回头问道：

“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”

“你说呢？不知道跑哪里去，没半点消息。”

“拜托！你又找我了？”方唯敏尖牙利嘴地反驳：“我没有在报纸的寻人启事看到找我的广告。”

水又明快乐地笑了起来：

“嘴巴这么厉害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男生喜欢你？”

方唯敏得意地笑了笑，半真半假地说道：

“我有魅力呀！”

“是呀！有魅力的女人，现任男朋友又是何方人氏？”

“说了你也不会知道，是你不认识的人，帅哥一个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品味，你这妖精！”

“天呀！讲话这么难听！这叫什么话嘛！”方唯敏伸手推了水又明一把，笑骂着：“这叫人话吗？”

“放心！我也不是人，和你同类。”

“所以你也是妖精。”

“放心了吧。”

“无聊!”

“说你妖精,是抬举你,应该叫你祸害才对,好男人坏男人全被你污染光了,你什么时候才会安分地定下来?”水又明认真地回头看方唯敏一眼,有点不以为然的说道。

“听起来你像是从来都不污染男人似的。”

此话一出,两个人不约而同噗哧都笑了起来。方唯敏边笑边说:

“你看这有多好笑……”

两人进了一家相当大的标榜为法式餐厅的店门,一进门,但见摆设简单朴雅,水又明用手肘撞了一下方唯敏,小声说道:

“可没准备大揩油啊,是不是另找一家?现在出去还来得及……”

方唯敏扯住作势要走的水又明衣袖,骂道:
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家子气?请客的人都不怕,你怕什么?何况它也有简餐,如果你有良心不点大餐的话——开玩笑的啦,上班区,卖不了太贵。倒是你,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妇人之仁?从前你超狠的。”

“人会老,不可能永远青春,老了心境会变。”

两人落座后,水又明果然点了简餐,然后整个把餐厅看了一圈,眼光最后落在方唯敏脸上,带着某种意味,笑问:

“你中午没有和什么人约好?”